

杜同仿◎主編

沈炎南

医论医案集

忽者謂似有似無也忽亦數
毫釐之數生其中老子曰
大於度量千之萬
毫釐雖小積而不已命數垂
尺度斗量之繩準千之萬
哉余聞精光之道
口日不敢受也伯曰
靈蘭之室以傳保
云按全元
在第三卷
節以成一歲人
二百六十五

科學出



沈炎甫

卷之四

沈炎南医论医案集

杜同仿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总结整理了沈炎南教授从医近 60 年的主要学术思想和宝贵的临床医案及经验,全书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介绍沈老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与医论;中篇主要介绍沈老的医案;下篇主要介绍沈老的专方验方。本书资料翔实、结构严谨、内涵透彻凝炼,是一部传承中医临床经验的专著。

本书可供广大中医药临床、教学、科研人员阅读,也可供全国中医院校学生及中医药爱好者参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炎南医论医案集 / 杜同仿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03-037103-4

I. 沈… II. 杜… III. ①医论-汇编-中国-现代 ②医案-汇编-中国-现代 IV. R249.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9246 号

责任编辑:郭海燕 杨 扬 / 责任校对:宣 慧

责任印制:肖 兴 / 封面设计:范璧合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未经本社许可, 数字图书馆不得使用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骏杰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1/4 插页: 2

字数: 298 000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沈老与夫人唐珍



1991 年沈老与原广州中医学院文献教研室全体教师及 1991 届文献班部分同学



《脉经》校注本、语译本审定稿会



1985年元月《脉经》整理研究课题论证会[马继兴研究员(左一)、余瀛鳌研究员(后左)、沈老(右一)、杜同仿(后右)等]



沈老在泰国学术交流时为病人诊病



沈老为传承弟子讲课



1985年元月《脉经》整理研究课题论证会[沈老(前排左二)、马继兴研究员(前排中)、邓铁涛教授(前排右二)]



1985年沈老(中)与杜同仿(左)、赖畴(右)

《沈炎南医论医案集》编委会

主 编 杜同仿

副主编 高日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卢传坚	刘绍辉	刘焕兰	杜同仿
余国庆	沈小珍	张少聪	陈 烁
徐玲艳	高日阳	高烁烁	黄素芳
傅杰英	黎汉津		

永恒的纪念

恩师沈炎南教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20 年了。然而，沈老孜孜不倦的教诲依然时时浮现在我心头，不断地鼓励、鞭策我在弘扬中医药学术的道路上、在治病救人的历程里不懈地努力。

第一次见沈老是在课堂上，那时我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子入读广州中医学院。当天正在上内经课，内容是《素问·咳论》。上课铃响后，教室里走进一位头发花白的儒雅老者，他讲课的第一句话就是“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然后围绕这句话进行层层分析论证，并不断插入临床案例加以说明，使深奥难懂的内经理论变得浅显易懂。课后我们都领会了咳嗽不仅仅是肺的疾病，其他脏腑的疾病也会影响到肺而引起咳嗽。“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这句话也深深地烙入大家的脑海，大家也认识了这位慈眉善目的沈炎南教授。在后来的生活中，逐步知道了沈老的一些情况。得知他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悬壶济世，曾担任中央国医馆编审委员、《新中华医药月刊》社长等职，沈老于广州中医学院创办之时即来校任教，在“文革”中饱受迫害等经历。然而，他毫无怨言，一旦恢复正常工作，立即以无比热情与饱满的情绪投入到中医药的教学、科研与临床中。那时候的我们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走过学术废墟之后，对知识的渴求特别强烈，经常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老师们求教，比如在早晨、傍晚老师们散步时就是最好的机会。沈老长期以来养成了早、晚锻炼身体的习惯，因此，那时候在早晨与傍晚的校园中经常可以看到有这么一道风景：一群学生围绕在沈老身边，向沈老求教各种学术问题。沈老总是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地解答学生们提出的每个问题。我觉得，沈老在课余时间对学生所作的课外辅导，也许比正式的课堂教学花费的时间更多、更辛苦。但沈老却乐此不疲，他的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

沈老对内经课的教学引起了我们这些学子对中医经典的浓厚兴趣，为了更好、更全面地学习中医最古老的典籍，我与其他两位同学试图利用课余与节假日时间对《素问》、《灵枢》、《难经》原文按现在通行的中医理论体系进行分类，合编成《内难经类编》，以便学习与检索。如此巨大而高深的工程，显然不是我们这些初学者所能胜任的。但是，当我们向沈老求取帮助与指导时，沈老并没有对我们这种异想天开的举动泼冷水，而是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鼓励并详加指导。通过 2 年多的努力，书稿编成，虽然该书未能正式出版，但是却使我们对这三部中医古籍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理解，亦学到了许许多多课堂上无法学到的东西，也给我们后期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也正是由此开始，我与沈老结下了终生不解的师徒之缘。毕业后，我留在内经教研室任教，并正式成为沈老的弟子。开始那几年，我跟随沈老一起上课、诊病、科研。沈老对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悉心指导，毫无保留地倾心相授。那时候沈老在我校附属医院门诊部外宾室出专家门诊，每周 2 次。在侍诊中，见到沈老对病人总是满腔热情，和蔼可亲，耐心细致，切脉辨证，莫不极尽周详。在学术上不存偏见，认为各家

之说各有长短，为医者应当尽可能集各家之长，避各家之短，总以有利于治病救人为最终目的。如以前伤寒、温病各成门派，相互对立，甚至势如水火。沈老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提出：伤寒、温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应互相否定，可以互为补充、互补长短，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中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发展。我亲见沈老用温病方法辨治一高热不退的小孩，服药 3 剂即霍然而愈；用伤寒方五苓散为主方治愈一咳嗽则遗尿的“膀胱咳”病人。沈老的这一认识可以说是开后来“寒温合一论”之先河。此外，沈老也很重视吸收各家学说之长并运用于临床。比如，善于运用李东垣的“补土”之法治疗五脏杂病；运用王清任活血化瘀之法治疗肿瘤；运用程国彭之止嗽汤为主方加减化裁治疗多种咳嗽之病；运用龚廷贤清上蠲痛汤加减治疗顽固性头痛等。由于沈老善于融各家学说于一炉，灵活运用于临床，故对诸多奇难杂证往往能应手取效。此外，沈老出生于浙江，开始习医于汉口，以后执业行医于重庆，中年之后定居于广州。正由于他一生辗转多地，造就了他行医注重“入乡随俗”的特点。每到一地他都注意了解当地的自然条件、气候特点、风土人情及当地人的体质特点等，并注意吸收当地人的医疗经验运用于临床。他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当地出产的一些草药往往对当地人的某些疾病具有独特的疗效。”他的后半生都是在广东度过的，故对岭南中草药的运用也颇多心得。比如，用溪黄草、田基黄治疗肝炎，用小叶凤尾草治疗肠道疾病，用白背叶根治疗肝炎、肝硬化，用独脚金治疗疳积病，用半边莲治疗水肿等。正如他所说的，为医者当知常达变，不拘一格，不存成见，善于学习；即使是民间医生，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有独到经验，也要学习其所长，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

沈老对中医经典极为重视，认为中医经典乃中医学术之根本，要真正掌握中医学术之真谛，就必须认真学习探究中医经典。故此，沈老在认真搞好中医经典教学的同时，还极为重视对中医经典的整理、研究和发掘。1982 年，卫生部制订了《1982 ~ 1990 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 年 6 月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亲自主持的全国名老中医中医古籍整理规划会议上，决定对其中 11 部重点中医古籍首先进行整理研究出版，魏晋时期王叔和所撰的《脉经》名列其中。整理研究《脉经》的任务就落到沈老头上。面对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沈老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激情，立即精神抖擞地投入相关工作。1983 年 4 月，作为沈老的助手的我跟随他一起到沈阳参加了卫生部召开的第一批中医重点古籍整理研究论证会议。1984 年卫生部中医司又将 11 部重点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列为部级科研课题，首次将中医古籍整理纳入科研管理程序。沈老从沈阳会议回来之后立即组建了《脉经》整理研究课题组，由内经、中医各家学说、医古文等教研室部分老师组成，沈老亲任课题组长。我们首先对王叔和与《脉经》的基本情况 & 版本源流进行研究探索。沈老指示我们既要认真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又要虚心向相关学者求教，集思广益，方能提高水平。为弄清《脉经》的版本情况，我们专门向著名医史文献专家、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研究员求教，在他热心帮助与精心指导下，经过一番艰苦的探索，我们终于弄清了《脉经》版本的源流及其现存版本的基本情况。由于《脉经》早期的刊本即宋刊本早已散佚，现存最接近宋版的是明代嘉靖年间影刻南宋何大任本的刊本，此本现存仅三部：一部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一部藏日本静嘉堂文库，一部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由于现存最佳版本都不在大陆境内，这就给我们这次整理研究本书造成很大的困难。后来通过多方努力，在马继兴研究员的大力帮助下，终于得到了影印收入《日本东洋善本医学丛书》的静嘉堂文库藏本的

复印件，把它作为此次整理校注的底本，从而克服了这次整理研究的最大困难。与此同时，我们反复地广泛征求其他各种版本资料，大大丰富了整理研究的资料，为整理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至1984年11月我们完成了前期的相关准备工作，包括考查、搜求、选择《脉经》版本，搜集各方面的资料，制定了《脉经整理研究设计书》（编写计划），编写出样稿等。1985年1月完成了课题的开题评审论证，负责评审论证的专家有：上海中医学院凌耀星教授，广州中医学院邓铁涛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研究员、余瀛鳌研究员，山东中医学院张灿理教授等。在广泛吸取多方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反复修改订正样稿与设计书，最后敲定后才开始着手分工编写。草稿完成后，沈老亲自审阅、修改、统稿，至1986年12月完成了《脉经》校注本和语译本的初稿。为了提高书稿质量，沈老将初稿分别送给全国各地16位专家学者征求意见，甚至不惜登门求教，于1987年12月沈老、赖畴老师及我分头到各地当面向有关专家求教，得到专家们无比热情的帮助和精心的指导。沈老严谨治学的态度和虚心向学的精神，着实令人难忘！通过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吸收了不少的真知灼见，对原稿进行了反复修改。于1988年12月在广州召开了《脉经》校注本、语译本审定稿会议，负责审定稿的专家有：广州中医学院邓铁涛教授，福建中医学院俞长荣教授，山东中医学院徐国仟教授，北京中医学院钱超尘教授，辽宁中医研究院史常永主任医师。会议上专家们各抒己见，提出了许许多多精辟独到的见解，给予很大的帮助与启发。会后，我们又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做进一步的修改提高，于1990年初完稿。这一工作时间跨度达8年之久，沈老几乎是事必躬亲，亲力亲为，带领我们一起排除各种艰难险阻，经过不懈努力，终告完成。在襄助沈老完成本课题的工作中，我常常为沈老等老一辈专家学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以及不辞劳苦、甘于奉献的精神而深深感动！每每忆及，我常扪心自问，与这些老一辈的专家学者相比，我们到底缺少些什么？大抵就是缺少一点前辈们的这些精气神。《脉经》的校注本于1991年10月出版；但语译本直到1993年3月才出版，此时沈老仙逝已近1年了，不能不说是件十分令人抱憾的事情！

整理研究中医药历代文献是发掘祖国中医药伟大宝库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作为最早兴办的四所中医高等学府之一的广州中医学院，却一直没有中医文献的教学或研究机构。改革开放后，高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百废待兴，这一问题也提到我校议事日程上来。沈老不顾年事已高，仍然勇当开荒牛，挑起了组建我校中医文献学教研室的重担。经过一番紧张的短期筹备，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创立了我校的中医文献学教研室，沈老亲任教研室主任。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试办中医文献学专业，培养从事中医文献整理与发掘工作的高级中医专门人才的文件精神，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我校于1986年开办了首个中医文献学本科班。同时沈老还招收了我校首届中医文献学研究生。面对无教材、无经费等重重困难，沈老要求大家艰苦奋斗，白手兴家。决定自行编写《中医文献学》系列教材，沈老亲任主编，其中赖畴老师负责编写《中医文献学概论》和《中医版本学》，黎汉津老师负责编写《中医目录学》，吴弥漫老师负责编写《中医训诂学》和《中医文献考证与辑佚》，我负责编写《中医校勘学》与《内经版本源流》。经过1年多的艰苦努力，终告完成。在中医文献学专业研究生与本科班上试用，受到相当的好评。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之所以能在时间短促、经费缺乏、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如期完成，与沈老的精心指导和有力领导是分不开的。

沈老身体一贯壮健，平时亦颇注意锻炼身体，因而虽日常工作繁忙但精神仍颇健旺。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次学校运动会上，沈老不顾年事已高竟然报名参加老年组的长跑，似乎是当年我校校运会参赛运动员年纪最长者。那次我们这些年轻弟子们手忙脚乱，暗中进行保护，生怕出什么意外。然而，长期繁重的工作及异常沉重的思想压力已在暗中慢慢地吞噬着他的健康。1991年初的一天，中医文献学教研室的一位老师紧张兮兮地告诉我，沈老在学校例行的体检中发现患有肝癌，而且已是晚期。这真是一件晴天霹雳的事情。当我们赶到医院看望他时，看到他精神状态还很不错。当时学校方面本来准备送他到肿瘤医院做专科治疗，但沈老坚决拒绝，一再要求回家自拟中药进行治疗。学校及医院经一再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只好答应了沈老的要求。此后沈老就一直在家自己拟方进行调治，各方面状况大为改善，闲居在家无事，就天天到麓湖去钓鱼，有时一去就一整天。其家人劝阻无效，要我出面，经我劝阻之后他才适当减少了垂钓的时间。到了1991年的下半年，沈老自觉各方面状态都很好，竟然又向学校提出恢复工作的要求，认为至少可以改全休为半休。后来经大家一再劝阻才作罢。沈老就是这样，一生为中医药事业勤勤恳恳地工作，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就这样，沈老在1991年间才得到他一生中真正意义上的休息。在那段时间里，他基本上每天服1剂自己开的中药，同时服用金匱鳖甲煎丸，没有服用任何西药。他一直坚信，自己的病用中医药治疗是最佳选择。至少在1991年间他生活得很好，精神、生活、吃饭、休息等各方面一如常人。大概到了1992年春节之后，才开始逐渐出现消瘦、腹胀等临床症状，到最后关头才不得不再次入住医院进行支持疗法，至1992年6月16日终告不治逝世。沈老从发现晚期肝癌开始用纯中药治疗前后达1年余，有效地控制了病情、延长了生存期，明显地提高了生活质量，只有在最后的1个多月里才是在病床上度过的。显而易见，沈老在最后岁月里之所以能安然度过，他一生信奉的中医药的调治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沈老生时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把他一生的经验整理成书出版，以便对同行及后人有所启迪。因此，他平时很注意将临床情况记录在处方或纸片上。没想到突然而来的病魔使他未能实现这一夙愿。2011年科学出版社组织整理出版沈老的医论医案集，正是实现沈老遗愿的大好机会。此时我已退休，有时间去做这一工作。故不揣浅陋，牵头完成这一工作。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沈老的女儿、女婿将他们保存了20年的资料悉数交出，面对这些保存完好的当年沈老手记的第一手资料，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多年来，我亲眼目睹有许多人在父母逝世后，迫不及待地将父母的遗物卖掉或丢掉。而沈老的女儿、女婿并不是学医的，面对这些杂乱的纸片，不是当作垃圾随意丢掉，而是整整齐齐地收拾好珍藏了20年！何者为孝？我认为这就是真正的孝！沈老一生为人忠厚，故能得此真孝之女儿、女婿。为此，特将沈老的女儿沈小珍、女婿余国庆列入本书编委会中，以纪其孝心及保存、提供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之功。

沈老逝世后一直想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但因工作繁忙，抑或惰性使然，一直未能如愿。今值此整理他老人家的医论医案集之际，就记忆所及写下此文，聊表怀念沈老心情之万一。

杜同仿

壬辰年于广州中医药大学

序

沈炎南（1920年12月4日至1992年6月16日），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广东省首批名老中医，卫生部高等医药院校中医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会内经专业委员会顾问。

沈老是浙江省慈溪县人。1920年出生，14岁开始跟随汉口名中医沈文楼习医，由于天资聪颖，学习刻苦认真，深受恩师喜爱，遂悉心教诲，尽得乃师真传。18岁开始独立开诊，悬壶济世。1940年又进入中央国医馆医训班继续深造，中医理论与医疗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在中央国医馆毕业后，悬壶于重庆，开设中医诊所，由于学有渊源，辨证用药有独到之处，挽救了不少危重患者，治愈了不少疑难痼疾，时以其精湛的医术而闻名，不少政界、经济界的名流、要人，包括当时的国民政府的高官陈立夫先生等都经常来沈老的中医诊所就诊，使沈老在当时中医界享有很高的名望。然而，中医事业在旧政府一再摧残扼杀之下，衰微不振，前途渺茫。对此，沈老亟感痛心疾首，联合中医界同仁一起对扼杀中医的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抵制与抗争。1945~1948年，沈老兼任重庆中央国医馆编审委员，为挽救中医事业大声疾呼，奔走呼吁于社会各界。同时，拿出自己多年来行医的积蓄创办《新中华医药月刊》，以宣传、弘扬中医学术。他亲任社长，亲自为该刊撰《创刊词》及《肺病临床实验录》等文，对挽救中医事业，促进中医理论探讨及临床经验的交流，起到了当时所能起到的良好作用。1948年秋沈老受聘为香港中国国医学院教授，由此辗转到香港发展，一边继续从事中医临床，一边从事中医教育，由于他既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因而很快在当地中医界取得较高的声誉。

新中国的建立给中医事业带来了曙光，党对中医的政策赋予了中医新的生命，中医事业才从奄奄一息中苏醒过来，沈老对此极为欢欣鼓舞，对中医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和信心，毅然放弃了香港优异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坚决响应党的召唤从香港回到内地工作。当时为挽救与振兴中医事业，于1956年首先在全国创办了4所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是其中之一，沈老也成为广州中医学院的开办者之一。历任内经教研室教师、副主任、副教授、教授。1978年他荣获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的首批名老中医光荣称号。1982年被卫生部聘为高等医药院校中医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989年被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会内经专业委员会聘为顾问。他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身，为了发展中医事业，不怕苦，不怕累，不分寒暑昼夜，无论工作任务多繁重艰巨，从未讲过半句价钱。工作量经常是大大超出标准，也从未有丝毫的计较。经常工作到深夜，在寒、暑假中也很少休息，甚至在春节时都还在忙于整理临床经验或编写教材。他常说：“是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医，只有在今天，我才真正看到了中医光明的前途和希望。我要在有生之年，为中医事

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品学兼优的人才而努力奋斗”；“现在党和政府给中医创造了那么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我们就更应该奋发自强，努力为中医事业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他的观念中没有什么假日，脑子里装的就只有“中医事业”这四个字。由于沈老勤奋工作，为中医事业的教学、科研、医疗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4年7月，广州中医药大学开始创办中医文献学教研室，为了培养新一代中医文献学人才，沈老不顾年事已高，以“垦荒牛”的精神毅然出任该教研室的主任，为教研室的创办、为我校首届中医文献学本科班的开办及教学筹备工作而劳心劳力，并于1986年开始招收了中医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沈老忘我工作的精神使人深为感动，人们都称誉他为中医土地上耕耘不息、不知疲倦的“老黄牛”。

沈老一生勤于学习，善于学习，至老仍手不释卷，认真钻研探求学术。他的学术思想，概括起来是：穷经典，集真知，重实践，求善效。

沈老很重视中医基本理论，认为理论是根本，只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有效地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沈老指出，《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之源，要弄清中医基本理论，就必须钻研《内经》，掌握《内经》的主要学术思想和理论原则，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对后世各家学说渊源及相互关系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才能正本清源，择善而从。他对《内经》钻研尤深，先后参与了《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高等中医院校最早教材《内经讲义》（中医界称为“五版教材”）及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内经》的编写工作。沈老对各家学说胸中不存成见，善于博采众长，融诸家学说为一炉。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明确指出《伤寒论》与《温病学》在理论上同出一源，是一脉相承、互为补充的，不能有所偏颇，更不能互相否定。为医者对这两方面的理论都应掌握好，在临床上充分发挥这两种理论各自的长处，才能取得更好的疗效，如他曾根据《伤寒论》理论，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愈“两感证”患者；根据温病学理论，用吴又可达原饮加减治愈“登革热”患者等，都取得了卓效。沈老对李东垣的脾胃学说极为推崇，对李氏“补土”之法能匠心独运。从《素问·太阴阳明论》“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的理论出发，认识到脾主运化水谷精微以滋养脏腑，而其位居中央，为全身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故脾宜运不宜滞，“补土”之法贵在补中兼运，寓补以运之中，而切忌纯补、呆补。在李东垣补脾气基础上，融会吸收了叶天士土养胃阴的理论，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采用益气健脾、养阴运脾、益气养阴运脾等方法为主，以治疗五脏虚损性疾病，收到了很好的疗效。如一肝硬化腹水病人，多方求治无效，沈老以补脾益气、健运脾胃为主，辅以舒肝化郁、软坚散结，坚持治疗半年，腹水消除，临床症状消失。

沈老认为，理论重要，但贵在实践，离开了实践，理论易流于空谈，只有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理论才有生命力。他从事中医临床近60年，善于运用中医基本理论来指导临床实践。如把阴阳五行学说应用到肺结核病的辨证论治中去，大大提高了中医治疗该病的疗效。并且他善于通过临床实践来验证理论，解决某些学术上的难题，如1980年12月法国中医针灸代表团访问我国时，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原广州中医学院），代表团团长、法国针灸学会名誉会长鲁斯坦提出“阳生阴长”等几个问题，感到抽象费解，曾冥思苦想了许久，并请教他人，一直未得到满意的答案。沈老根据

临床实际,举出某些血虚病人,用直接补血之法不效,而用“补气以生血”的方法治疗却收效显著,血属阴,气属阳,补气可生血,即“阳生阴长”之理。鲁斯坦对沈老这一阐述分析甚为满意,心中久积之疑团豁然消散,一再表示感谢。

沈老对奇难杂证有精湛的研究,辨证用药,别具匠心,其处方用药,表面上貌似平淡无奇,常是日常一般习用之方,然其效果却往往出人意料。如一患者小便过多,日数十次,总量达三四千毫升,屡用固摄收涩不效,沈老认为是膀胱气化失常所致,据“通因通用”之法拟五苓散治愈。1984~1985年,沈老先后2次出访泰国,进行中泰中医药学术交流,在曼谷作了《中医学整体观在临床的应用》的学术报告,同时为当地人民义务诊病,治愈了不少疑难疾病,如用俞根初羚角钩藤汤合止痉散加减,配合安宫牛黄丸治愈中毒性脑炎患者;又有一病者突患下肢瘫痪,入院治疗不效,沈老以王清任补阳还五汤加减治之,数剂即愈。使当地人民大为叹服,誉称沈老为“神医”,泰国《新中原报》等对沈老的高明医术作了多篇报道,使中医药技术在泰国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沈老对病人无比热忱,诊病时总是耐心细致、全面周到,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为病者诊治。

沈老深知,继承与发展中医学学术,人才是关键。因此,要振兴中医事业,首先要办好中医教育。30多年来,他一直兢兢业业地奋斗在中医教育战线上,以诲人不倦的精神精心培育中医人才。为了使學生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牢固的专业思想,沈老经常从新中国成立前自己的经历,以亲身经受及目睹的中医饱受压制摧残的事实,教育学生珍惜现在党和政府给中医事业创造的良好环境与条件,帮助学生认识到:祖国传统医学是我们的国粹,几千年来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说:中医学的命运虽然多灾多难,但其并没有在灾难中被淘汰,是因为中医学用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独特的诊疗方法治疗疾病,保障了广大民众的身体健康而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千古流传。这些均激发了学生学习中医药的积极性,坚定学生做济世悬壶的中医药人才的信心。

沈老在教学中注重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思想教育,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教育学生,亦收到良好的效果。在教学方面,沈老总是做到一丝不苟、严谨缜密。他执教内经30余年,对内经有精深的钻研和造诣,故在教学中能驾轻就熟、挥洒自如,善于深入浅出,启发思维,密切联系临床实际来阐发经旨,如对《素问·咳论》“五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的理论,通过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列举临床事实来进行阐发说明,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大大加深了学生对其的理解。他使内经的抽象理论具体化,易于领会,深受学生欢迎。在平时,沈老总是对学生进行耐心细致的辅导,无论在课间,或是家中,或是在早晚散步之时,只要有学生对他提出问题,他一定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一直到学生明白通晓为止。学生有问题都喜欢找沈老,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解释问题认真细致。沈老在教学上严谨认真的态度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深受学生的好评,多次被学生评为“深受同学欢迎的好老师”。

沈老并不仅仅满足于教好书,而且立足于带领中青年教师一起搞好教学工作。为了更好地培养青年教师,他积极做好“传、帮、带”工作。平时认真审阅青年教师的

教案，认真听青年教师试讲，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教学环节，甚至板书之类的细节，沈老都一一详细加于指点。他常说：“继承发展中医事业，人才是关键，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因此，我们要努力搞好教学工作，上好每一堂课，对教学上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细节，都要周密加以考虑。”沈老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他首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青年教师树立表率。沈老对青年教师不但思想政治上严格要求，业务学术上循循善诱，而且在生活上也关怀备至。对青年教师工作生活上的困难，他总是伸出热情的手，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能安心工作与学习，尽早成为中医教育战线上的合格人才。不少青年教师都得到过沈老呕心沥血、竭尽全力的栽培。

沈老为人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一切以祖国的教育工作、以中医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的工作中去。直到晚年身患重疾，他竟然还提出要求恢复工作，经多方做劝阻工作之后才作罢。他，就是这样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奉献给中医事业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尽管沈老已离开我们已20年了，但他高尚的师德风范、严谨的治学态度、高深的学术造诣和精湛的医疗技术却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时时刻刻地激励、指导着我们在中医事业中不断奋进。

沈老的主要著作有《肺病临床实验录》（重庆新中华医药月刊社1946年出版），《伤寒论医案选评》（《广东中医》月刊1963年第1~6期连载），《温病名著精华选析》（广东科技出版社1989年出版），《脉经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出版），《脉经语译》（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参与编写的著作有最早的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统编教材《内经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参考丛书《内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出版）、《中医学辨证法专辑》（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年出版）等。

此次整理出版的《沈炎南医论医案集》大致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沈老亲撰或沈老弟子整理的有关其学术经验已公开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原则上按原文收入并注明出处，但为了本书体例的统一，有些地方稍做删改，但不会对原文原意有任何损害；二是沈老亲撰或沈老与其弟子合撰而尚未公开发表的文章；三是根据沈老留下的临床记录或验方记录整理出来的医案或验方，这些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全书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介绍沈老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与医论；中篇主要介绍沈老的医案；下篇主要介绍沈老的专方验方。本书基本上总结了沈老一生主要的学术思想和宝贵的临床经验，相信对中医药工作者会开卷有益，有所启迪。

杜同仿 黄素芳 沈小珍 余国庆

2012年6月